

夜光杯

伞

陈世旭

看到一则笑话:一位男士把家里所有不能用的好几把雨伞送去修理。隔天,他乘公交上班,下车时,想起不要把伞忘在车上,伸手抓住了身旁一位女士的伞。女士大喊“贼!”闹得十分尴尬。当天下午下班,他取回所有修好的伞上了公交。真是冤家路窄,那位女士又在车上,蔑视地讥讽说:“你今天收获可真不小啊!”

这是伞的喜剧。前几天,我去南方某市参加业余作者作品出版的评审,读到《台风天即景》诗:

台风来了,乌云惊惶四散/雨落了下来,远处青山/像一幅画被涂乱/雨中的人,已满身是水/年迈的父亲病了,母亲整日以泪洗面/身前是雨,身后也是雨/他站在雨中进退两难

阳台上的伞,跌跌撞撞,又无处可逃/像一个人掌控不了的命运,困顿,慌乱

这是伞的悲剧。我第一次打伞,是在父亲骨头坚硬的背上。上小学第一天,大雨,我趴到父亲背上,他两手挽住我的腿,让我抓住头顶上张开的伞。家里六口人,只有一把伞,平时只有父亲用,他要上班赚钱养家。军人出身的父亲,身体笔挺,从领钩到衣扣都锁得严严实实,打着伞,走在雨中,像一座移动的纪念碑。

上了高年级,我不再让大人送,也觉得伞是多余的。下雨天,特别是大雨天,在雨中大呼小叫、噼噼啪啪地跑来跑去,快活极了。着凉了,有热腾腾的姜糖水,还可以撒娇。

长大了,下乡务农,有伞也用不上了。把装化肥的塑料袋剪出可以伸出头和手的口子就行了。

后来,读了些书,知道鲁迅诗里的“远交华盖”是运气不好的意思。但我更喜欢有人把伞当作一种装饰。十九世纪欧洲的一个多雨的小城,一位孤独的哲学家每天准时带着一把伞出门,不下雨的时候,就把伞挂在臂弯上,或用伞尖敲着鹅卵石地面。那叫绅士风度。

绅士是装不出来的。对一个小镇人,伞只能是一种实用工具。然而,日常生活中,伞常常是最容易遗失的。不管老人怎样叮嘱“晴带雨伞,饱带饥粮”,天晴我一定想不起它,只是在下雨才会带上,雨停了,它就可能留在雨停的那个地方,之后被忘得一干二净。数天甚至数月后,忽然看见它默默地靠在某个墙角,静静地等待主人的寻找,失而复得的喜出望外又简直无法形容。这样的时候,会忽然发现一些生活中不应该忽视的道理:其实在我们身边,有一些一直默默对我们好的人,他们像伞一样义无反顾地为我们遮风挡雨。只是我们习惯了伞底下的包容、关怀、体谅和付出,认为一切都是理所当然,不自觉间忽略了伞的存在。

一直记得1980年读的王安忆小说《雨,沙沙沙》:一个雨夜,一个女孩错过了最后一班公交,橙色的街灯下雨丝纷飞,一把伞无声地移到她的头顶,他们无声地走过长长的街。到家,她上了楼,从窗户看着下面的街道,那个男人举着伞无声地走远。她自始至终没有看到他的脸,也没有听到他的声音,橙色的温暖的街灯下,只有雨,沙沙沙,心里忽然起了一种难言的、隐秘的、少女的情愫。

这样的小说,我相信不是凭借才华精心构思和依靠勤奋刻苦捕捉的结果,而是生活本身的触发。王安忆后来写了很多影响巨大的小说,为她在国内外赢得巨大的声誉,进入了中国最出色的小说家群体,在我的视野中渐行渐远,望尘莫及。因为我忙于平庸的公务和家务,她的大多数作品我都没有读过,但将近半个世纪过去,她早期的这个短篇,我依旧历历在目。我读《雨,沙沙沙》的感觉跟读朱自清的《背影》一样,那里有一种深入骨髓的人生暖意。这是一个历经人世风雨的读者最感激作家的地方。这样的文学作品,就是一把遮挡风雨的伞。

《雨,沙沙沙》中的那把伞也许用了多年,手柄和伞身的颜色,也许因为经年累月而变得黯淡。但主人一旦失去,应该会很失落,会久久地懊恼自己的粗心大意,会久久地遗憾也许再也不会有一把留下了那么多美好记忆的伞。

人们啊,在风和日丽的日子里,你可曾想起过一把曾经为你遮挡风雨的伞?



相看两不厌 唯有烤红薯 (中国画) 李知弥

“龙哥”,是这次一起出游的小学、初中女同学,对他的称呼。世事沧桑,友情未断,有的还是大兴安岭的知青战友。那一声“龙哥”,听出了一份厚重的亲切。

老人出游,最方便的是“龙哥”带团。

太高……这些前期事务,我听了已经烦乱不已。出发以后的领队兼导游,更由“龙哥”一人承担。一辆大巴随行,他要和司机、旅行定制师随时联系协调,免不了要下车拍照,“龙哥”又成了导演兼摄影师。

找到街边的餐厅,第一个进门的是“龙哥”,他直入厨房,看灶台,看厨师,整洁干净的,大家入座,他去点菜。微山湖上的一家小餐馆,厨房边的水池里,有手臂粗的河鳗和一尺多的鲤鱼,叫来老板,打捞过秤,现场摔昏。回到餐桌,低声说,比杭州便宜多了。有人品尝后说了动心的话:河鳗嫩糯,鲤鱼鲜滑,这哪里是跟团旅行能吃到的美食,只是辛苦了“龙哥”。

大巴车上闲翻视频,看到“龙哥”的一句题写:总想做一长不大的孩子,洒脱、随性、宽容、快乐!好一个童心跳跃的老人。想起在参观铁道游击队纪念馆时,他看到武器

小样又名试用装,原本随正品赠送,在包装上大多写有“非卖品”字样。

原先一点都不起眼的小样,现如今却成了一门火爆的生意,你只要在各大电商平台搜索“化妆品小样”,铺天盖地的信息就会扑面而来,让你目不暇接,你可以轻轻松松地选择你所要的化妆品小样。当然,微信上也聚集着无数卖小样的微店,据说,有不少从业者赚得盆满钵满。

让我钦佩的是第一个发现小样也可以成为商品买卖的人,她不经意的一个举动,颇有发明创造的味道。小样因其价格低,容量适中,便于携带,受到青睐。消费者也可以通过小样来降低试错成本,满足好奇心和探究欲,不失为聪明之举。

看戏从来都是很自我的行为,爱与不爱讲究个缘分。

今年的上海国际艺术节北京人艺带来了上海驻场演出季,每一出都是人艺的经典佳作,更是大咖云集。其中有我一直很想看的《哗变》,伞也没顾上拿,一路看喜淋着微雨直奔上音歌剧院。目测当晚是满座的,演出全程无字幕,台词相当密集,内容输出信息量巨大,这是演员基本功大考场,也是对观众的大挑战。要赞!我喜欢这样有态度、有自信的观演交流方式。相对于着重皮相的审美追求,我更偏爱看有内里思辨的戏,通过讲述一个事件引发多维度的论证思考。艺术不是对生活的反映,而是对生活的思考。

看戏时我常常会随着情节推进潜入表演者行列,把舞台上发生的一切在脑中自动生成,逐字逐句默默体会,演绎一番。如此一场戏下来我不仅看了,还沉浸式观看了……看戏尤其看到自己喜欢的戏确实会记一辈子。多年前也是在上海国际艺术节,邀请剧目里有来自巴西最负盛名的阿默克剧团呈现的作品《喀布尔安魂曲》,舞台简洁到只有地面上画的一个框子,四个演员,一个乐手。剧情展开时表演者走进那个画地为牢的框子,特像戏曲舞台的出场亮相。他们的语言我是听不懂的,但是那表演虚实虚实,明显有肢体程式化训练,手眼身法,瞬间转换,乐手侧身盘坐在框外,面对演员,随剧情发展自如地换各种乐器伴奏。纯粹又有诗意的舞台剧表现,这和我传统的戏曲舞台表演是如此相似。

古人言“相逢何必曾相识”,确实,每个国家都有各自的文化背景,承载不同的历史,自然会在各自的戏剧舞台上自带鲜明的民族底色。然而,唯有表演艺术是“殊途同归”的。这些看戏得来的惊喜让我对自身的传统文化更添自信,对跨界的合作也更有兴趣。我会有针对性地寻找合作伙伴和

爱看戏

沈映丽

十月桂花开时,在东京的能乐堂,看了一场《梦回红楼》音乐会,由毕业于中国音乐学院的胡翠波和旅日几位民乐艺术家演出。清雅的能乐舞台古色生香,唱的是1987年版电视剧里的12首曲子。从引子起,“开辟鸿蒙,谁为情种?都只为风月情浓。趁着这奈何天,伤怀日、寂寥时,试遣愚衷。因此上演出这怀金悼玉的《红楼梦》”。

在东京看事关《红楼梦》的演出,这还是头一回,歌声动人,二胡、古筝、笛子都极美,令我十分沉浸式欣赏,连带与《红楼梦》相关的记忆也浮现。

幼时7岁,由上海到四川江油,我父母工作的长城钢厂(父亲从上海去“支内”)。那是一所几万人的大厂,很多上海人,家里来来往往都是上海叔叔阿姨们。人在川蜀心在沪,皮鞋牙膏香皂都要从上海带来。每当有人回沪省亲,总要帮同事们购买各类用品。有位玉清阿姨,在中心试验室上班,她的丈夫是总厂医院的医生,女儿是我母亲班上的学生,两家关系很好。这位玉清阿姨,就是越剧铁粉,她们有一个越剧爱好者团体,自发形成,晚饭后串门,约在哪家,就唱将起来,如痴又如醉。

上世纪70年代,物资匮乏,我家买了一台留声机,视作大事,第一张黑胶唱片便是越剧《红楼梦》。父亲教我怎么往唱片上放唱针,很稳,让唱针静落在一圈圈转动的唱片边上。从此家中常常延绵着徐玉兰、王文娟的声音。《红楼梦》的故事,早于文字,对我以一段段或缠绵或清丽或凄婉的唱词和越剧唱腔演绎。

听多了也会跟着哼唱,虽然意思并不明了,只觉很美,跟着宝玉问紫鹃,陪着黛玉立花径。至于那些层峦叠嶂的意趣,是后来长大了在各种年龄段里阅

展馆有枪械、衣帽,随即操起一支三八大盖,戴上一顶游击队军帽,作瞄准姿态。军帽太小,只能斜盖头发,挺着微微隆起的将军肚。可爱姿容,嘴上枪声,引来一阵嬉笑。

“龙哥”的妻子被大家尊为“大嫂”。她不声不响地关注着团里每个人,有需要时,会及时出现在你的身边。她也会轻轻地给自己的丈夫、“长不大的孩子”提建议,在孔子墓前,她对“龙哥”说:我们是给孔子献个花圈吧。于是,一次缓缓而行的路过,变为由司仪主持的庄重仪式。

在台儿庄那天晚上,“长不大的孩子”被惊着了。我们是中午进入台儿庄的,“龙哥”穿彩条短袖T恤、黑色短裤、脚蹬浅蓝旅游鞋,头上是一顶南洋凉帽。进门处,迎接我们的是酒店二十多岁的姑娘,见到“龙哥”,脱口就

说,哥,欢迎你们到来!“龙哥”乐了。悄悄和我说,叫我哥呢。我也暗暗记住了这个称谓。

下午休息时,去服务台办事,见到那姑娘,问她:你叫团长哥,觉得他几岁?她假思索,45到50岁之间。我怕她只是说好话,问另一个姑娘,她略一想:我看也是45到50之间。我大笑,“龙哥”的神情姿态,时尚服饰迷惑了这两位姑娘。

我没有把她说的年龄告诉“龙哥”,我要在全团人到齐的时候宣布。没有比年龄可以倒退二十多年,更令人欣喜了。

没想到,台儿庄的灯光夜景会涌入这么多人,街巷里彩灯闪耀,摩肩接踵。一座灯塔前的广场上,几千人在看打铁花表演,惊呼声响彻半空。我们租用的电瓶观光车停在小道上。

合作内容,用反复实验去观察,去寻找彼此之间那个契合点。不同艺术领域那种相互之间既陌生又仿佛是故交的感觉令人欣喜。我深信,艺术可以让我们找到同路人。

舞台的神奇让无形之物变得可见,把生命中的感知诉诸模式。剧场是个造梦空间,是对渴望的回应。

对于舞台表演我是有执念的。一本《牡丹亭》从古至今历经数代传承演变,有多少种表达方式?因为无穷尽所以有魅力。

梦回红楼

杜海玲



读方一知半解。在日本与人说起《红楼梦》,长话短说地解释道:“就相当于你们的《源氏物语》。”将《源氏物语》翻译为中文的丰子恺先生也曾写过:“白头今又译红楼。”关于这两部著作,有学者各种比较。从表面看它们确实极其相似——贾宝玉、光源氏,都是才貌双全的贵族公子,被一众姹紫嫣红的女子簇拥着生活。这两本书是各自国家的文学巅峰,都是华丽长卷,人物众多,场面浩大,回肠荡气。但如果比较宝玉和源氏,他们是非常不同的。源氏真的就是一名花花公子,据一些研究者认为,他如果在《红楼梦》里最多也就是贾琏那样的人物,与宝玉的怜香惜玉一比就俗得多了,虽然最后他的结局也是出家。

话说,东京的《梦回红楼》音乐会结束后,余韵未了,歌唱家翠波在微信群里说,她收到一份珍贵的礼物,来自《红楼梦》的译者伊藤漱平先生的女儿,托当日来看了演出的中国文学翻译者泉京鹿(曾翻译余华的《兄弟》等作品为日文)转交的。原来,伊藤漱平的女儿是泉京鹿堂哥的朋友,听说东京演了《红楼梦》,就将这款名叫“红楼梦”的点心寄来了。

中国文学研究者伊藤漱平晚年在埼玉县川口市度过。日本每个地区都有代表自身风土人情的特产点心,作为伴手礼,川口市这款,就叫做“红楼梦”。我顺势上网查了一下,发现在东京学士会馆还有叫“红楼梦”的中国饭店,菜谱与其他高级中华料理差不多,并没有与红楼相关的菜肴,中午还卖套餐。那一带是日本公司林立之地,白领们匆匆午餐之时,也不知食客是否了解《红楼梦》故事。而我在东京见到这几个字,也觉亲切。都说年少不懂《红楼梦》,读懂已是梦中人。在他乡尤其是。

表演结束,人群四散。“龙哥”的一位女同学被人流裹挟着走散了。“龙哥”急了,站在观光车上,打电话,发定位,她已在几百米之外。小巷纵横,河汉穿流,一位娇小的七旬老人,什么事都有可能发生。“龙哥”的焦急写在脸上。待到女同学出现,他说,我惊出了一身冷汗。

观光车驶向城外,我们在灯光隧道中穿行,初夏温凉的晚风吹拂着脸颊。

回家后第二天一早,看到“龙哥”的视频,微山湖的山水又一次涌动而来。配的音乐是电影《铁道游击队》的主题歌:西边的太阳快要落山了,微山湖上静悄悄,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……伴随着舒缓的乐曲,游击队员在微湖边重新出发。

我们也会重新出发。与只有“45到50岁”的“龙哥”结伴而行,我们都将年轻。

诗二首

华振鹤

昼眠

凉意渐驱溽暑天,秋蝉声里伴新眠。觉来恢恢浑无绪,窗外懒看落日圆。

空调室戏作
怡然不觉暑期中,坐卧吟休四季同。颠倒炎凉岂天意,壁间能成自然风?

十日谈

我和艺术节

不得不说的奇妙缘分,请看明日专栏。
责编:朱光 吴南瑶



扫一扫,关注“夜光杯”

